

散文組
佳作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7屆(113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陳麗澤

就讀系別：醫學一

得獎作品：成功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每一個停下來聽我碎言絮語的人們。

希望年少的熱忱不是矯情，卻能生發有行為的信心。

成功

醫學一 陳麗澤

柳營的東面是東山，南下六甲，西邊是新營，上頭是白河和後壁。「很多臺南孩子也不知道這些呢。」爸爸突然感慨。「幹嘛要曉得，知道我們家附近的就夠了。」妹妹說。我們走出新營的全聯，提著給二十幾個小朋友和志工的午餐備料。「你總會出來遊覽、經過……」我不滿卻詞窮的辯解。我所知的也不多。只曉得一次次從新營火車後站出來，加油站左轉進那條長長的、種滿芒果樹的路，到底、右轉，進入小腳腿、大腳腿社區；然後是山仔腳。平房、田地，路上只有一間 seven。某個街角有一棟三層的透天，小小的庭院圍著。偶爾公車經過，菜車每天早上的粗啞廣播，藍得見底的天空有雲朵靜靜飄著。對面的水泥空地接連一片草皮，兩隻大羊，兩隻小羊，兔子、雞和鴨。

暑假的中午，一列聒噪的國小孩童漸漸駛近，在窗台外洗手，鞋子踢滿整個門廊。又是靜靜的、烈烈的日光，琅琅書聲。忽地有孩子奔過馬路到空地，後面追著大吼的大姐姐們。尖叫著被羊追趕、拋著排球、騎腳踏車繞著圈，接著一個個被載走了。又是靜靜的暮光。也許沒有其他人經過，也不會看見什麼，聽見什麼。

大夢想家，清流，隱士，以前同學都是這麼叫我的。在雜誌上看到 step30 的介紹後，立志到肯亞當志工；後來想念森林系雙主修農藝，研究林下經濟兼顧水土保持。偶爾有人玩笑似的問，沒有上農學院的話，換成醫學系也不錯吧。我只是嗤之以鼻。當我以為早就決定好了未來，競賽、讀書和考試卻悄悄排擠了它的位置，連結夢想的突觸被佔據。每天、每週、三年一度的大考，似乎更為現實而急迫。為了開啟接近理想的門扉、在分數的旋轉梯中爬升；直到頂端盡頭

的日光撒下之時，卻如此眩目、而懷疑起最初在那裡吸引我的是真或虛？

所以當我開始認真考慮從醫——害怕，其實是害怕無法成為我心目中特立獨行、卻漸趨模糊的形象，故此讓所有人的期望來一同分擔責任吧。那種理所當然的未來。

有時夜半醒來，想想我最後竟然真的考上臺大醫學系，就冒出一身冷汗。

上榜後賦閒在家。所有人都在上班，上學，考試，工作。只有朦朧的車聲喧囂，一如往常我讀著書，不能放任自己無所事事：早上，研究宿舍和整個年級的課表，每天交錯著讀一章有機化學或微積分；接著做肌力訓練，彈些鋼琴。午餐。下午，臺灣人四百年史和英文的科普書，抄下單字。晚餐。翻譯一篇短短的新聞。跑操場十圈。追趕著永不饜足的知識。我相信按著章節目錄推進的暑假，即使沒有盛讚、也不會有譴責。只是恪守本分，抓住清楚的標線罷了。課表建構的理想我，卻又好像漫無目的。自從事成定局的那天起，未來和過去就快速的向前向後脫離消失，只餘下空蕩蕩的當下。

畢竟我已經被錄取；而未來，又是很久、太久以後的事情。

很久以前也有過抽離的時刻。開進深山僻壤，和很多很多小朋友在一起：唱歌，跳舞，唸書，演戲和說故事。那時好像瞥到些什麼，被匱乏和歡笑撼動；其中想要緊緊抓住的所有物事，仿若在另一個世界叫喚著、問我：所謂的好人是為誰而活？我們還未能理解孩子的煩惱，只是戴滿意象式的負擔離去；也許有一點苟延殘喘的誓言還在，讓我又答應在大考後去照顧在柳營的那些孩子們。

如今當我收著行李，最惦記的是避免自己閒得發慌：我只是把下午給小朋友，其他時間焉能放任空度蹉跎？把化學、數學和人物傳記塞進袋子，出發了。

他們國小二升三了，注音符號仍要一片一片組合，手指頭比四個聲調，一邊念。一個句子從頭跋涉到尾只有剛唸完的一秒記得最後那個字。升小五的妹妹減法必須彎折手指計算，直式除法不曉得被除數要放在橫線和曲線的遮蓋下。「讀書太難了，我討厭。」她說，撇開圓圓的臉。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強迫他們唸些書，讀報紙，因為回家以後沒有人照顧他們、更無暇在意他們的學習。可是我沒有一個能說服執拗小孩的理由。

破音字又唸錯了，畢竟那本書沒有注音，我也不再大驚小怪。光是小孩子能乖乖坐著就甚感欣慰。我們艱難地寫完一回暑假功課，在玩耍和作業之間拉扯、姐妹在玩具之間拉扯、戳刺、追逐。報紙被撕破了，書頁快速翻頁丟棄，明明看不懂國字還煞有介事地畫底線，堅持沒有必要朗誦給我聽。兩個人扯著我往相反的方向走，尖叫，跌倒在地上。關於我的常態與他們的常態，種種框架被逐一拆毀，衝擊，碎裂；切碎一大把的洋蔥，攪拌深鐵鍋中的咖哩，我也習慣了浸潤在一種遲緩的日常生活。

「妹妹暑假的行程比我還滿。」同學剛剛接了小一的家教。「跳芭蕾舞、英文、奧林匹亞數學，閱讀心得還執意寫國字。」也許她不知道存在玩耍的生活。「她媽媽已經幫她設定好，將來要念醫學系了。」那麼，她一定會是個狹隘的醫生吧。我不禁脫口而出。

他們都走了的安靜中，我試著翻開有機化學的立體構型、寫下筆記和例題。鏡像異構物的3R4S命名在我眼前旋轉、扭曲、縮放，幻化成妹妹固執的圓臉。「我不想看書。」我驀然闔上了書。準備分科測驗的同學傳來訊息，問我透過一片透明隔板看有方格的桌，格子的位移會不會隨折射率改變——但我只想問你，為什麼童書的情節都如此高深莫測？為何小學二年級應該理解閱讀測驗中如「肚量」、「理想」這般晦澀抽象的

詞語？我難以置信的看著同為小五的弟弟，能夠歪著頭，捧著一本厚厚的小說，靜靜嚼食一排一排的小得可以的字。我沒有心思回答他的問題，那些東西已經太遙遠，我眯著眼看從前的荒謬。好像我們在高高的雲頂上，交換一些微不足道的資訊、卻總是以為明白那些數字就如取千萬金銀。

我為殘酷的差距氣憤，但對殘酷的感受又在於誰？我們努力的催逼，他們自己卻不在意唸書與否；也許是不知道在意，也許正如我們也不在意這些默默無聞的地名。沒有意義，就不會在乎；也許是無知，也可能是麻木。當我們曾經為了眾所矚目的未來焦慮地蠶食鯨吞，不免、也為漫不經心的人們焦慮。有沒有可能在共同身處的這個社會，有另外一條非我走過的路，通向另外一種成功？

村裡也有一個高二的妹妹正孜孜矻矻的準備學測。她上禮拜到司法改革會的營隊，聽他們說詐騙、冤案、無家者的故事。我要離開的前一天，她向我她娓娓道來，竟滔滔演講了一早，無一個贅詞；我不禁正襟危坐，聽著邱和順的冤案，政府的荒謬和無力，集團的龐大。她想念社會學系，好崇拜志願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的講師。她的眼裡似是流淌著光芒，有關正義、真理的想望。

當日正當中，我們一起走去接小朋友放學。走到了上坡路，她又十分莊嚴的告訴我：「我並不覺得剛剛講那麼多是浪費時間；因為，這些事我需要讓更多人知道。」想起我國中的時候也是這樣一本正經的、和同學宣講廢棄物的危機和全球暖化。回憶起來、對應現在，只有殘存的可笑。「有時候考太多試，這些都忘了。」我不無感慨地說。學校在坡路的頂端，我們奮力地前進著。喃喃的補充：「可是，又不能不唸書啊。」我要做什麼，能做什麼？還是一個個被推著，前進，成為面無表情的人，進入菁英的社會？

要走到哪裡去呢？考上臺大醫學系的人忘記了，矛盾地暗暗嘲笑還沒經歷備考的滿腔熱血；曾經也從自己的眼睛窺探夢想的窗口，斤斤計較的墊腳石卻擺列出標準化的設定。我總是期待自己握有切換頻道的超能力，有凝神的心流記住所有的名詞、以在試卷之間無往不利，又有敏感的心和智慧去貼近遙遠陌生的生活、成為他們的其中之一。不願意接受這是兩條平行軌道的經常性，我一事無成的橫臥著、掙扎著；看那些還不懂得建功立業歷程的孩子們，那些在運輸帶上飛馳的人們，那些渴望擁抱理想的眼睛。我想呼喊招攬：到彼此的路上看一看吧；看看我們和你們缺乏了什麼、錯過了什麼。互相理解是痛苦的，那代表的是在極大的不安定中承認自己無法掌握全局的謙卑。

我衷心期望，她不會經歷我以為是必然的失落。

